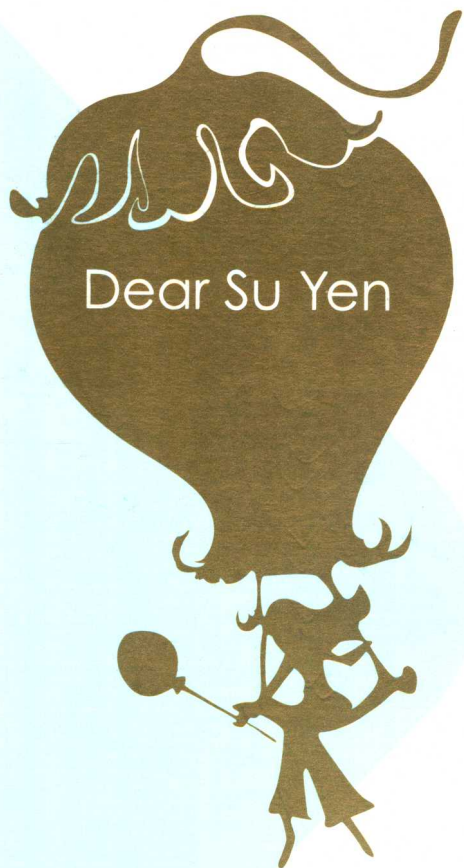


亲爱的素燕



我 我 我 我 只 我 因 我 我
相 坚 恐 跨 因 选 为 不
信 持 惧 越 梦 择 生 想
 走 离 命 不 能 倒 着 走
 开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台) 胡素燕 [英] 罗伊·普利思 著
刘劲飞 译
(台) 胡素燕 绘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素燕 / 胡素燕, [英] 普利思著; 胡素燕绘; 刘劲飞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53-1109-8

I. ①亲… II. ①胡… ②普… ③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 I267.1 ②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6524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01-2012-3611

Published by Snowflake Books Ltd.

Copyright © Su Yen Hu 和 Roy Preece, 2010

责任编辑 | 万玉云 wenzhu.wyy@gmail.com

装帧设计 | 识 — yh119_222@sina.com

出版发行 |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 100708

网 址 | www.cyp.com.cn

营 销 部 | 010-57350364

媒体运营 | 010-57350395

编 辑 部 | 010-57350405

雄狮书店 | 010-57350370

印 刷 | 三河市君旺装订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11.5

字 数 | 235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8000

定 价 | 33.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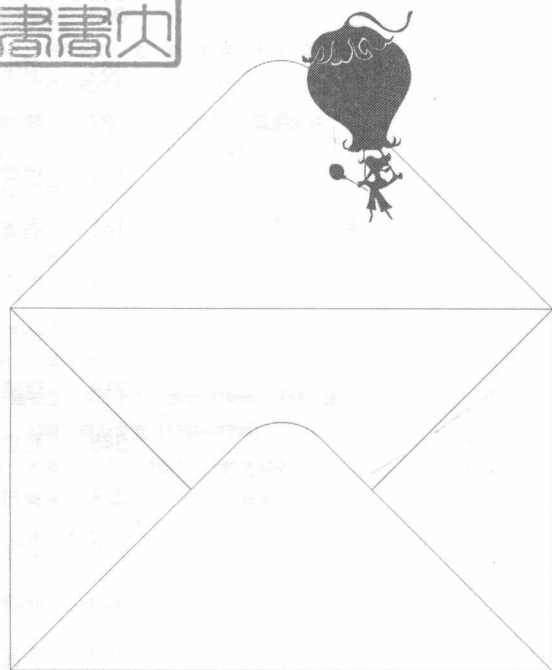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亲爱的素燕

著 (台) 胡素燕 [英] 罗伊·普利思

译 刘劲飞

绘 (台) 胡素燕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004	序
006	译者序
008	致谢
010	凤凰
011	成长
025	发觉
043	沉没
063	十四行诗
085	陌生城市
107	梦想
121	理解
161	逃离
181	探索
197	学习
219	建筑
245	死亡
271	乡村情怀
299	纪念
329	同理心
357	圣诞快乐

诗作索引

- 021 《纪念达费林和阿瓦侯爵巴兹尔》，约翰·贝杰曼（1906—1984）
- 032 《爱里尔挽歌》，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卞之琳译
- 037 《凯德蒙的圣歌》，A.S. 库克（1853—1927）译
- 041 《他冀求天国的锦缎》，W.B. 叶芝（1865—1939），傅浩译
- 059 《古原情侣》，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
- 066 《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1806—1861），方平译
- 069 《致云雀》，佩西·白舍·雪莱（1792—1822）
- 070 《第十八首十四行诗》，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
- 076 《羊齿山》，迪伦·托马斯（1914—1953）
- 104 《当你年老时》，W.B. 叶芝（1865—1939），傅浩译
- 113 《老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卞之琳译
- 127 《女郎夏洛特》，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黄杲旻译
- 138 《国王之歌：圣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
- 213 《永恒》，威廉·布莱克（1757—1827）
- 215 《天真的征兆》，威廉·布莱克（1757—1827）
- 249 《普洛塞耳皮娜的花园》，阿尔哲农·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
- 258 《游廷特恩修道院》，斯内德·戴维斯（1709—1769）
- 261 《柔巴依集》，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黄杲旻译
- 268 《赫拉克利特》，威廉（约翰逊）·科里（1823—1892）
- 276 《荒村》，奥利弗·哥德史密斯（1728—1774）
- 283 《农夫的控诉——关于拟在萨顿-克尔德菲尔德圈地的议案》，约翰·弗里斯（1731—1808）
- 294 《海外乡思》，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
- 303 《战士》，鲁伯特·布鲁克（1887—1915）
- 307 《死难青年的赞歌》，威尔弗雷德·欧文（1893—1918）
- 310 《致阵亡者》，劳伦斯·宾雍（1869—1943）
- 316 《伊利亚特》第二十二章节选，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译
- 330 《扫烟囱小孩的控诉》，玛丽·阿尔考克（1742—1798）
- 333 《扫烟囱孩子》，威廉·布莱克（1757—1827），卞之琳译
- 336 《墓畔哀歌》，托马斯·格雷（1716—1771），卞之琳译
- 343 《欢乐颂》，约翰·弥尔顿（1608—1674）
- 344 《乡村》，乔治·克莱布（1754—1832）
- 352 《论人》，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

序

素燕之所以写这本书，如她所说的，是因为“我想要表明的是，诗歌是如何像音乐一样，能够疗伤止痛。我希望此书能激励所有那些有梦想的人，让他们相信：在那个梦想和现实之间，他们不必妥协。可能我心中尤其挂怀的是那些我不得不别离的台湾朋友们”。

我也参与了本书的写作。是我首先将素燕带进英国诗歌的天地，书里很大一部分是对所引诗歌及其背景的解读。我们发现，就这些诗歌展开的思考和写作帮助素燕重新思索了她一直都在回避的人生诸多方面，她一面读诗，一面写起了自己的人生境遇，因为这些境遇看起来同那些诗是有联系的。一定程度上这成了一个疗伤止痛的过程，最后素燕得以与她事业和家庭生活中的痛苦经历达成了和解。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诗提供了一个理解英国历史和文化的渠道，而她从在台湾度过的童年时代起就一直有这个远大的志向。

很多人出国到英国来学习一系列的专业。多年以来，能帮助这些人，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殊荣。我非常敬重这些学生的聪慧和勇气，但常常抱以为憾的是，尽管他们都表达出学习英国文化的意愿，但由于在英国驻留的时日不多，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吸收这里的文化。这些求学者常常会在异国求索时感到相当的孤独，而我们共写此书的目的，就是期望他们能通过素燕的故事找到同情和理解，发现切实可行的门径，以步入英国诗歌、绘画和历史的天地。我们希望，而且到目前为止经验也表明，那些本以为英语诗歌“太艰深”的异

国学子在阅读本书之后将会感到惊喜。

书中之所以选了这些诗歌，首先是想代表诗歌的一系列不同类型，也想涵盖英国生活的很多方面，从凯德蒙（Caedmon）的盎格鲁—撒克逊圣歌到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怪异风格。但是，随着素燕开始书写她自己生命中的境遇，诗歌的选择也就随着这些境遇有了一定的针对性，诸如她非常敬爱的祖父的逝去，她离他如此遥远而生的悲痛，或者她很好奇英国人为何在11月要戴红色的罂粟花。在开始阶段，我生了病，没法离开我的住所，所以书里的故事、诗歌以及对诗的评论大多是通过一封封信件交流的，所以就有了本书的标题“亲爱的素燕”。

对素燕来说，这些诗帮她理解并调整了她自己的生活，尽管她依旧扎根于社会现实，却过上了心灵的生活。她的故事表明了她的进步：从一个不善表达的异国学子，到三年之后她参加英国传统的圣诞节，并且最后能体会到深切的归属感。她非但没放弃自己本来的文化，还发现了所有文化的普遍真理。与这些经历交织在一块儿的，是那些诗歌和诗歌的背景，随着故事的展开，就越发显得有意义了。我们发现，这些诗歌以及它们与绘画、建筑和历史的渊源，能帮助人们过上神思与万物相通的生活，也能帮助人们形成更为平和的世界观。我们希望本书也能帮助其他人达到同样的境界。

2010年罗伊·普利思于牛津

译者序

此书的作者是师生二人，老师是牛津的教授，学生是台湾去的留学生。此书是他们关于文明、文化、文学、诗歌、建筑、绘画以及人生等很多话题的交流和对话。当然，这是比较“宏大”的主线；微观上，素燕讲述了她求学和追梦的经历，因此还有她与她自己过去（甚至包括未来）的对话——由被压抑、挫伤到逃避，进而开始理性地反思，直到“复苏”，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及对未来的憧憬。所以书虽不算太厚，也能见到大我和小我、今我与故我的交织，以及中英文化乃至中西文明的交汇，内容还是非常丰富、引人深思的。

素燕虽然以英文写作本书，但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在她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此书中我看到很多亲切却又似乎日益陌生了的印象、观念和视角，包括原书目录里的繁体字和一些有趣而特别的译法。比如：sympathy 一词，我们用的词典一般都译为“同情心”，而她译作“同理心”，这让我想起前人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素燕所记录的“小历史”无疑是观察台湾的一个窗口。

素燕原本没有专攻英语或是英国文学，去英国留学前只去新西兰强化学习了三个月。以她的勇气和勤奋，能用英文写作，虽然行文还有明显的中文印记，也还是很难能可贵的。尤其难得的是，她能在英国教授的指引下步入英国诗歌的天地，直接面对英国语言和文化中的最精华之一，并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和升华自我，走向精神和文化上的健全和成熟。我感觉这样的“留学”才有一定

的深度，得以窥见异国独到的文化基因或是精神气质。这样的求学态度和方法都很有启发意义，值得学习。

书中的罗伊教授可谓“循循然善诱人”，深入浅出，因材施教。书中谈到的很多诗和文学典故我都读过甚至深爱，但这位老师的讲话亲切、平易，不枯燥，没有学院气，富有常识却不失深度和厚重，表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偶尔还幽默俏皮地流露出对本国乃至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反思。尤其难得的是，他引导素燕将一般学生望而生畏、束之高阁的“诗”与自己切实的人生联系起来，去理解、印证、履践，从而“能帮助人们过上神思与万物相通的生活，也能帮助人们形成更为平和的世界观”。这正是学习、研究英国文学的中国学者、老师和学生都要学习和借鉴的。

素燕以直觉而本真的观察直接或是间接地描写了国人的一些特色，甚至包括陋习，有些很是“童言无忌”。但这似乎像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说的“positive ignorance”，不失为知识和世故的一方解毒剂。她对梦想的坚持和追求尤其动人。但是，她笔下的国人和台湾似乎稍显灰暗，而她所说的牛津和英国也的确像是梦境。但英国在罗伊教授笔下并非完美。“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也许这样才会有更深刻而全面的观察和批评。

书中所引的英诗有些引用了名家的译本，在此特向前辈的劳动表示谢意和敬意。其他的诗歌系独立译出，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点。

2012年刘劲飞于南京板桥

致谢

我们非常感谢麦登夫人 (Lady Madden)、王黎晖博士 (Dr Lihui Wang) 和帕里斯·林 (Lin Paris)，他们善意地承担了通读本书草稿的任务，并且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还有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鼓励。对于一直不遗余力地给予素燕慷慨支持和陪伴的挚友黎晖 (Lihui)，素燕想特别表达她深挚的感谢。还要感谢新西兰的皮特·琼斯 (Pete Jones)，是他给素燕后来进一步深造英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要感谢卢一家 (the Lu family) 和乔先生、乔太太对待素燕这个异国的学子有如此的善意。我们也要感谢作者资格发放与领取协会 (Authors' Licensing & Collecting Society) 的厄西莉亚·西兰蒂 (Ersilia Cilenti) 女士，她为版权事宜提供了慷慨的建议和帮助。最后，对所有在牛津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的热心的同事们都表示谢意，感谢他们的体贴和友情；尤其要感谢安，因为她真心邀请素燕去喝下午茶，还去她家参加圣诞晚餐，给了素燕对英国文化别样的感受。

我们感谢以下个人和机构的好意，允许我们引用下列作品：

劳伦斯·宾雍产权 (the Estate of Laurence Binyon) 的文学代言人——作家协会 (The Society of Authors)：劳伦斯·宾雍的《致阵亡者》 (For the Fallen)。

戴维·海厄姆联合公司和 J.M. 邓特父子有限出版公司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and J.M.Dent & Sons Ltd, Publishers)：迪伦·托马斯 (Dylan Thomas) 的《羊齿山》 (Fern Hill)；迪伦·托马斯的《诗选》

(*Collected Poems*)，邓特 (Dent)。

法灵顿收藏信托公司的受托管理人 (The Trustees of the Faringdon Collection Trust)：从《巴斯科特公园和法灵顿收藏》(*Buscot Park and the Faringdon Collection*) 选用的内容。

迪伦·托马斯的《羊齿山》，引自《迪伦·托马斯诗集》(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1945年迪伦·托马斯版权受托管理人 (The Trustees for the Copyrights of Dylan Thomas) 出版，经新方向出版公司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 授权重印。

诗作：《纪念达费林和阿瓦侯爵巴兹尔》(*In Memory of Basil, Marquess of Dufferin and Ava*)，选自约翰·贝杰曼 (John Betjeman) 的《诗选》，1955、1958、1962、1964、1968、1970、1979、1981、1982、2001年版，经约翰·穆雷出版公司 (John Murray Publishers) 授权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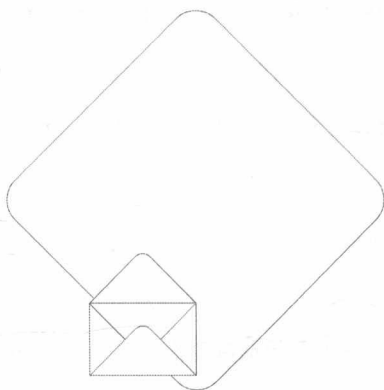
经格拉塞和法斯盖尔出版社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授权引用安德烈·莫华 (André Maurois) 的《伏尔泰》(Voltaire)，详见原作 3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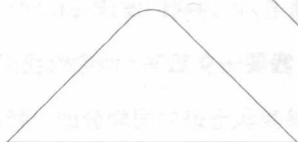
凤凰

整整那一年，我都努力去忘却。我真的忘却了。现在，梦又浮上心头，困扰着我。所以有时候，我怕沉沉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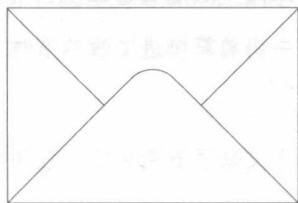
昨天我去看了桑德姆纪念教堂（Sandham Memorial Chapel）里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的画作。指南上说他画这些画是为了重新找回自己的一部分。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他怎么会丢失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呢？画的内容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但看起来并不残暴。画中士兵在做着寻常的事：搞卫生，洗衣服，在路边拣个地方就睡觉，还有，战死后复活。复活！我怎么写了这么古怪的东西啊。死而复活还是什么寻常的事吗？但在这些画里却仿佛是的。那些士兵都穿着军装，看起来就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正从他们的坟墓里爬出来，将写着他们名字的白色十字架丢到远处，同他们没有战死的朋友们握着手。

那想法真是非常美，充满了希望。





一旦艰苦的日子熬过去了，生活反倒突然失去了目标。时间每时每刻都像我们能看穿的拱门那样敞开着，寂然不动的建筑尖顶，未被造访过的建筑，流连于四处的不为人知的人们……当思绪沉浸在远古的气氛里，或许就越有智慧去面对人和世界。



我想我的父亲过去是非常疼我的。那时候我还小，他尽了最大的力气来保护我，以免那个复杂的世界伤害我或是污渎我白纸一般的心灵。除了我上学的时候，他时刻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即便是穿过马路去超市都不行。他甚至在紧挨着我们学校的地方买了一处房子，那是他能为我做出的最好选择了，因为我们没法住在学校里面。我平常需要什么，他都很舍得花钱。我要一支铅笔，他会给我买一打；我想吃个布丁，他就给我买一盒，够我和全班的同学分的。就这样，我完全生活在他的保护之下，根本没出过门。可是我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快乐，我想看看我家和我学校外面的世界。

“爸爸，我得去商店买点牛奶。”这是我能想到的出门的最好借口了。

“你每天都有鲜羊奶喝啊，干吗还要去买瓶冷牛奶呢？喝了也不健康啊。”

“但是，爸爸，有时我就是想喝点牛奶嘛，求您了。”

“问题是，你得穿过马路去超市，这对小孩子来说太危险了。”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冰箱里有三大瓶牛奶。这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担心一个人怎么才能在保质期之前干掉所有的牛奶。我花了好大的力气去喝那些牛奶，因为牛奶是爸爸买给我喝的，没有别人来喝。好不容易，最后几滴牛奶总算倒进了我的喉咙。我真是松了一口气，但高兴了没多久。

次日，我父亲下班回家，冰箱里又来了五瓶牛奶。我吓得连气都不能喘了，但又不敢告诉他实情：两天之内我真的没法喝光这么

多牛奶。找不到更好的法子，眼看着牛奶快要过期的时候，我把一瓶半牛奶倒进了洗涤槽里。

“你怎么这么浪费东西啊！我这么辛苦地干活，供你过上好日子，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为什么你把牛奶倒了？”

“真是对不起，爸爸，但是让我两天喝完，太多了。”

“要是太多你可以告诉我啊。要是你不想喝，我可以喝啊。你干吗要把它倒掉呢？”父亲的语气很凶，但我看到他眼里满是伤痛。我很内疚，真希望自己没干这桩错事。我现在还感觉我把牛奶倒到洗涤槽里时我是在残忍地丢弃父亲给我的爱。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想去丢弃任何吃的东西，即便是我吃撑了的时候。



“我们的午饭来喽！”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们应该说你们的爸爸回家了。”

每逢寒暑假的时候，我和妹妹总是特别盼着父亲回家，因为他会从监狱的员工餐厅给我们带回美味的午饭。我们特别爱吃，因为他们的菜目就像五星级酒店里的一样，花样多，做得也好。

“你们从明天起能不能自己去买午饭啊？被人看到抱着这么多饭盒，我真是难为情。他们会以为我带着这些饭盒去卖呢。”我父亲很严肃地说，一脸的不快活。

我怎么能忘了考虑父亲的处境呢？因为我和我妹太爱吃监狱餐

厅做的饭，所以我们总是每人要两盒，再加上我母亲的一盒，我父亲每天至少要抱五个饭盒。一个监狱官，还穿着制服，却抱着这么多饭盒，看上去肯定是很古怪的。

“对不起，爸爸，给您添了这样的麻烦，是我们不对。但我给您出点主意：首先，您下班离开办公室前可以换掉制服；其次，您可以告诉饭店里的那些师傅，您的闺女真是太爱吃他们做的饭菜了，您在她们的假期里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最后，您应该快点赶回家来，以免更多的人在那儿撞见您。”

听了我的话，父亲没说什么，只是转过脸去笑。最重要的是，尽管发了点火，但他还是继续每天给我们带饭回来，所以我们整个假期都能继续享受我们最爱吃的美味。

有一天，午饭没有往常那么丰富可口了。可能是厨师放了假，或许是他得了感冒，没法像平常那样闻出或品尝饭菜的味道了。不知为何，这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爸爸，我们不晓得你们的餐厅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像以前那么爱吃那儿的午饭了。”

“别再要求这么多了。厨师服刑期满，得出狱了！”

这真是让我讶异。不管身在何处，每个人都可以给别人带去快乐。



等年纪稍长，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父亲上班的时候，我母亲

时常带我到我家边上的公园去玩。那里的一位美国老人每天下午给我讲一个圣经故事。他还教我如何向上帝祈祷，这样上帝就时刻佑护着我，让我免受邪恶和噩梦的侵扰。

每次从父亲那里收到圣诞贺卡时我都感觉特别的祥和。有一个西方小女孩，交叉着手指，闭着眼睛，跪在蜡烛前。我想象着自己就是那个小女孩，每晚上床睡觉前都向上帝诉说。

“要是有人来引你去信佛，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佛门信徒。”我的一个叔叔是算命的，要是他“看到”什么事会发生，有时会告诉我。

“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要是不吃牛肉，改吃素食，我就不会快活了；而且，相比起剃发在寺庙里做尼姑，我还是更乐意穿基督徒的服装。”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真的以为我是属于某个教堂的，就像我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教堂一样，只是我没有机会去受洗罢了，因为在我的家乡没有那种中世纪的教堂。

成为基督徒的想法一直藏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想法仅仅成了一个梦，因为我父亲在我的新学校边上又买了一所房子，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公园，也再没见过那个传教的美国老人。



“孩子一长大了就忘恩负义，从来不记得爹娘的好。我们再爱她们，再疼她们，也是白搭。你们迟早也是这个德行。”一听父亲